

通 俗 小 說

# 再 生 曲

辛 薰 風 著



上 海 正 氣 嘉 局 刊 行

## 自序

「再生曲」小說寫的是一個唱大鼓書女藝人翻身鬪爭的故事。照這故事，田小雲一般身世的女人，在中國舊社會裏大概到處都有，並且其被殘害與奴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新中國的新社會，這些女人都自覺的站起來了。因此，我便以這非常習見的事實之一，採作題材，寫了這篇小說。

當這小說開始寫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那時候剛剛從舊社會裏爬出來，到革命陣營裏工作不及百日，政治學習未能深入，文藝理論毫無基礎，爲了寫作是我簡人的業務學習，於是寫了這篇「再生曲」。雖然，因我寫作這篇小說，得到各方面的幫助與激勵却是很多。如我爲了研究這故事的結局，曾向北京市內三公安分局第十七派出所楊樹楠同志徵求意見；寫完了，文藝報陳企霞同志，人民文學古立高同志、呂劍同志，和人民日報徐放等同志都在百忙中

給我看過，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全國文協創作部康灌同志、馬烽同志、陳森同志等提出的意見更多；北京市文藝處王亞平同志和新民報沙鷗同志在指示我修改之後，便介紹到新民報北京版、上海版、重慶版前後連載；現在，正氣書局出版了單行本；國泰電影製片廠徐昌霖同志進而將這故事發展改編，由應雲衛同志導演，朱莎、袁靈雲等主演，拍成「再生鳳凰」電影，這些幫助與激勵在在都說明了新社會的羣衆對於文藝的熱情，真是我一生未遇的最大光寵！

不過，我的學習不夠，並沒有能將這小說修改得較好，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其缺點仍是不少，因此我在這小說印行之初，誠懇的要求廣大讀者們更多的意見，作爲我寫作學習上的更大的幫助。

李薰風一九五一，一，一〇於全國文聯文書科

## 再生曲

李薰風

北京城有個唱大鼓書的姑娘叫田小雲，她唱的好一口梅花調大鼓書；不管梅花調大鼓中的什麼節目——紅樓夢上摘下來的「寶玉勸黛玉」「黛玉悲秋」「黛玉葬花」「黛玉焚稿」「寶玉探病」「晴雯補裘」「雙玉聽琴」和什麼「大西廂」，再不然就是「王二姐思夫」又叫做「擗鏡架」，她都可以唱得上來。這些個佳人才子的肉麻故事，在舊社會裏儘有着一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有閑階級肉麻當有趣的前來欣賞。所以在北京沒有解放以前，田小雲仗着這一口梅花調大鼓書唱遍了前三門外、東單牌樓、西單牌樓，和鼓樓一帶的大小雜耍館子。所有北京城裏域外的雜耍館子的顧客，提起田小雲來，沒有不伸出大

再 生 曲

嬉攢頭，說她是呱呱叫的紅人。就是廣播電台田小雲也擔任着節目，日夜播送梅花關大鼓；因此田小雲不但北京人沒有不知道的，甚至於全華北，全中國各大城市的廣播聽衆也沒有不知道的。田小雲真是紅透北京城，譽滿全中國了。

可是，北京解放了，觀衆和聽衆的趣味轉移了！在新北京，田小雲那一套舊玩藝——才子佳人的肉麻故事，漸漸的不行，慢慢的吃不開了！

本來田小雲在雜耍場裏擔任的梅花大鼓節目，從來都是排在最末的一場上的，還在雜耍場裏另有名堂，叫做攢底挑大梁，也叫大軸子。原因就是田小雲在雜耍場裏拿的包銀最多，唱的最紅，聽衆每天都必須等到田小雲上場唱完了，散場的時候才肯離開雜耍場。也就好像都是專爲田小雲一人而來，看不見她上場，聽不見她開口，捨不得一下就走。如今，不然了，田小雲的一場梅花大鼓雖然還在雜耍場的節目牌子上高高的排在最末一項，待到她人一上場，台下的觀衆聽衆却早已陸續的散開，走去大半。剩下等着看她聽她的真正知音，

不過僅僅百分之二三十。這在雜耍界和梨園行的行話說，就叫做「開關」和「起堂」，意思是主角壓不住場子，不能號召過半數的觀眾和聽衆，她的藝術發生問題，她的名角地位也發生動搖了。

提起田小雲來，原不姓田；這田小雲三個字更不是她的真名實姓。若問她的真名實姓，連田小雲自己也摸不清楚。至於她的親生父母姓字名誰，田小雲尤不知曉。她僅記得從三四歲大小，便給人販子們在手裏當做商品似的轉來轉去。賣到這最後的一家姓田的府上，她已經是十三歲了。姓田的買她的目的就是讓他幹那雜耍界的生理。收買田小雲的一個胖太太——田小雲進門後叫他爲媽的，也就是田小雲的變相領家。經過她的朝夕薰陶，耳濡目染，再加上胖太太和師傅的鞭笞訓導，鼓板排練，不上幾年，田小雲便在雜耍場裏正式上台。以她的一套梅花大鼓書，居然上台就唱，一鳴驚人，來了個挑帘兒紅。而且一紅就是五六年，日夜如一，始終不衰。不知道給姓田的胖太太掙下多少家私，



北京解放前大戲院  
人因小雲紅得發紫  
不知給國家淨了多  
少家私

攢下若干財產，這一棵搖錢樹，若  
是一旦發生問題，胖太太一顆貪得  
無厭的利心，如何放得下去？起初  
她尚不相信，以為這是一時的偶然  
現象，無足介意；但是田小雲每天  
早晚兩場，必須上台交代公事，她  
早已感到，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威  
脅，覺得這碗飯不大好吃，簡直的  
吃不下去了！

有的時候，田小雲和胖太太提  
到這一個問題，胖太太心裏雖然也  
在打鼓，嘴裏當然不肯承認這話是

對，祇笑一笑道：「不要管它，你放心好了。到雜耍場來的，有幾個是懂得唱的？有幾個是來聽唱的？十個中有九個是來瞞人兒的。祇要人兒漂亮，唱不唱都不在乎，照樣的有人來，保證可以上滿座。你不用怕，從今兒起，多理幾回髮，多擦點胭脂粉，再多換幾身新衣服，沒有不能叫座兒的。咱們娘兒們唱了不是一年了，這些門道還瞞得了咱們？何必着急呢？你剛二十二歲，早得很咧！放心，再唱十年，也有咱們的飯吃！」

田小雲讓胖太太說得半信半疑，她又不能自主，不得不遵命往下唱。誰知道事實不能盡如理想，而且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田小雲越多往臉上擦胭脂抹花粉，越多理髮換衣服，台下歡迎她的程度，越不見恢復萬一，反而江河日下，益趨衰微。有一天田小雲的梅花大鼓又上場了，台下索興零零落落，剩了不足四十人。這些人中還大多是「年高有德」的花甲老頭子，一個一個，耳聾眼花。田小雲真是氣得要死，忍氣吞聲，勉強唱完一場「黛玉歸天」下來。台下死氣



再 生 曲

沉沉，鴉雀無聲，連一個拍巴掌的也沒有。田小雲裝了一肚子怨氣，回到後台來。這是她生平未遇的一樁絕大的侮辱，到後台一屁股往椅子上坐下，抽出她襟上掖着的一條紅花小綢手絹，往臉上一掩，嗚嗚咽咽的就哭了。

雜耍場後台一到散場，除去照顧最後一場主角的夥計們——彈三絃、拉四胡，跟包的夥計們，其他的角兒們差不多都已交代完了各人的公事回家去了。田小雲這一哭，



幸爾沒有多少人在這裏，祇有胖太太和一個跟包夥計迎上前來，他們看了大驚！胖太太尤爲大慌手脚道：「小雲，怎麼了？唱錯了嗎？前台沒有喊倒好的呀！人家又不摘毛兒，我們哭什麼呢？」跟包的夥計手裏拿着一把田小雲飲場專用的金花小瓷茶壺，和一條剛從水盆裏擄起來的熱毛巾，嚇得也不敢往上遞了。

田小雲祇有揩揩臉上淚水，胡亂的掖回那條小紅手絹去，站起來說了一聲道：「媽，沒有什麼，我們回家再說吧！」她邁開兩隻腳，低頭緊走，一口氣便衝出後台，照直的奔到雜耍場大門外來，跳上一輛自用的跨斗三輪車，車工蹬開腳踏子，一走就是幾步出去了。

胖太太一隻手拖着田小雲上台前脫下未穿的一件天藍色長毛絨大衣，一隻手又捧着田小雲用慣了的一隻橡皮熱水袋，也追出來。站在路旁喊道：「小雲，你忙什麼？爲什麼不穿大衣就跑出來了？天怪冷的！快回來穿上再走，不

要凍着啊」。

田小雲倒沒有理會這一層，三輪車工却把車倒轉回來。胖太太立刻遞上長毛絨大衣，連那橡皮熱水袋也一齊丟在田小雲的懷裏，一面皺着眉頭，抱怨她道：「你瞧，這是怎麼了？就是回家，也不致於忙到這程度啊！這是你每天必穿的大衣，每天必拿的水袋，居然你今兒都忘了！快快的，穿上你的大衣。不要着涼，凍壞了，嗓子要變的！」

胖太太好說歹說，田小雲算是把橡皮熱水袋放在懷裏，同時也接去長毛絨大衣披在身上。胖太太方要再叫一輛三輪車，雜耍場裏忽又跑出一個夥計來，連聲叫着道：「田大媽，田大媽，別走。經理請你呢。」又見那雜耍場經理拱肩縮背起了出來。搭訕一聲：「田大媽，你們還沒有回去嗎？」繼而又笑道：「田大媽你先讓大姑娘回去。我們到經理室談談好嗎？」

胖太太不耐煩的，哦了一聲道：「經理，你有事嗎？我們有話在這兒說不

是一樣嗎？我們姑娘今兒不大舒服，我要送她回家去了。」

經理眼珠一轉，笑了一笑道：「好吧。無非大家起早睡晚，爲的都是一個字：錢！大姑娘不大舒服，你就先送她回去。等一會我到你們府上去一趟，我們再詳細的談。」經理說了，哈哈帶出兩聲乾笑，走回去了。胖太太也坐上一輛三輪車，和田小雲一同回來。

田小雲回到家裏，扎在床上，埋首被堆，兩個肩膀一聳一聳的祇在飲泣。胖太太又納悶，又着急。在臥室裏抓耳撓腮，轉個不了道：「這，你哭個什麼勁兒？不是回家再說嗎？爲什麼你又不說了？」

田小雲忽然一轉臉，就在床上坐起來。一面撩起髮邊的幾縷頭髮，睜開兩隻水汪汪的淚眼，望着胖太太，說道：「媽，親媽，我一個人的媽，你饒了我好不好？我不能唱了！我打算不唱這破大鼓了！」

胖太太不想田小雲忽生異念，當時嚇直了眼睛道：「小雲，什麼？你說什

麼？你打算不唱了？」

田小雲點了一下頭道：「對了！我打算不唱這破大鼓了。」

胖太太睜着兩隻怪眼，歪着頭，梗着脖子道：「那怎麼能行呢？不唱，是不行的！」

田小雲眨一眨眼皮道：「媽，這有什麼關係？莫不成我們唱大鼓書的，就那樣的下三濫，連這一點自由也沒有了？」

胖太太臉兒忽又一鬆，隨又坐在床沿上，抬手拉住她一隻手腕，笑了起來道：「小雲，你還是孩子話，坐在炕頭上說成了。咱們不是耗財買臉，大爺高樂的票友，咱們是正南巴北的大鼓姐兒，賣藝的應行，爲的就是掙錢。人家雜耍館子給的一個整月的包銀，咱們是接到手裏了。不給人家唱夠了日子，半途而廢，那個行嗎？換一個地位，咱們是開雜耍館子的，遇見囑手掉鞭，咱們也是一個樣兒的不答應。好小雲，誰教咱們當初接了人家的錢呢？電台廣播節

目，上個月底，想漲包銀，沒有漲上去，合着就算吹台大吉了。館子裏做的活兒，也再沒有別處了。小雲，你如果再不願意唱，豈不是糟了嗎？要知道，你現在一早一晚，無非兩個活。如果照你從前，白天晚上，館子跑兩處，連電台節目，那一天也要七八個活；至於臨時外快，伺候大宅門的堂會，公館裏的傳差，那還不在此數。將今比昔，你不是等於每天歇工了嗎？就是你偶爾有點不舒服，咬一咬牙，也就忍過去了。不唱了，咱們可吃什麼？喝西北風？」

田小雲長嘆一聲，兩行熱淚，撲簌簌的直掉下來。她沙啞着嗓子道：「媽，你說的都是實話，有道理。可是無奈一節，人家台底下坐的花錢老爺們却都不願意聽了呢！這我們還拉着什麼臉往下去唱！」

胖太太道：「這話你是怎麼說呢？人家少給了我們一個錢嗎？」

田小雲扯起嗓門道：「人家雖然沒有少給錢；但是台底下花錢的老爺們不聽了，等不到我上台，就已經七零八落的都起堂開鬧了。直到我唱完了，可倒

好，三十來人，鴉默雀靜，連巴掌也不會拍，簡直教我下不來台。這怪我不願意唱嗎？難道說真讓我衝着凳子唱嗎？」

胖太太強辯道：「這是白天的日場罷了！雜耍場和戲館子都不是指着白天賺錢；什麼地方白天也是這樣，別着急，晚上就好了。」

田小雲賭氣一回身，甩開她的手，又轉下去了道：「還是你明白。那麼你今兒晚上去台帘縫裏扒着往外瞧瞧，你就知道了。」

胖太太聽她口氣大有轉圜。因也長吁一口氣道：「這是什麼原因呢？台底下忽然不歡迎你了？」

胖太太說到這裏，院裏忽喊道：「太太，姚經理來了。」胖太太的神經一震！隔着玻璃窗，燈光影裏，果見那個雜耍場經理帶着一張笑臉，手裏還提着一個蒲包禮物，走進院來。

胖太太笑嘻嘻迎他進來外間客室道：「經理，真不失信，說來就來了，幹

麼，還提了一個蒲包來？請坐。」

經理放下蒲包，連身上一件呢子大衣都不脫，祇去沙發裏一坐道：「我因為聽說大姑娘不舒服了，順便買了幾斤果子來，瞧一瞧她。其實我來，還是爲了談公事。小意思，這也不過比空着手來體面一些罷了。」

胖太太知道他此來必有所爲，也笑了一笑道：「又讓你費心花錢，我這兒謝謝了。」胖太太少不得拿兩隻手去小肚子上咭嚙一咭嚙。

經理站起來，還了一個半截子揖道：「不敢當，大姑娘幫了我這幾個月，忙了，我們不能沒有一點人心。倒是大姑娘不舒服，那要多多養上幾天。我剛才已經告訴賬房了，晚上夜場，貼出報條，告三五天的假。讓那每天唱倒第二的，壓軸子的董三寶攢底搵大樑，現現成成，她往後一挪就成了。」

胖太太大吃驚道：「這怎麼能行呢？我們姑娘並沒有大病，偶爾不舒服，躺一躺，吃一點飯也就好了，並不一定真要告假。讓董三寶搵大樑唱大軸子，



再  
那怎麼能行呢？」

生  
經理道：「這怎麼能不行呢？我們已經決定了。姑娘休息幾天，不要累壞了。董三寶行不行，讓她幹幾天大軸子試一試。據我看：她是滿行滿行。」胖  
曲  
太太奇怪的笑了道：「你從那裏瞧出來的？她怎麼給你看中了？」經理從容解

釋道：「人家是學生出身，知道研究進步。又在最近參加的藝人講習班裏畢業的，她自己另外組織着研究小組，不斷的創造新的東西。台底下專爲她來，聽完了她站起就走的實在不少。她私底下也很忙，每天工廠節目頂多，機關團體也不少叫她去唱。這就因爲她唱的那些新玩藝，很能拉住一幫新人物。如今時代不同，另是一番新氣象了。我們做雜耍生意的，該早早換一換腦筋了。光唱舊東西不中用嘍！」

胖太太不悅道：「董三寶黃毛丫頭，她剛幾個月呀！我們姑娘論那一點兒也不是她能比的？不就是她唱的那口兒單絃牌子曲嗎？唱單絃牌子曲能挑大樑